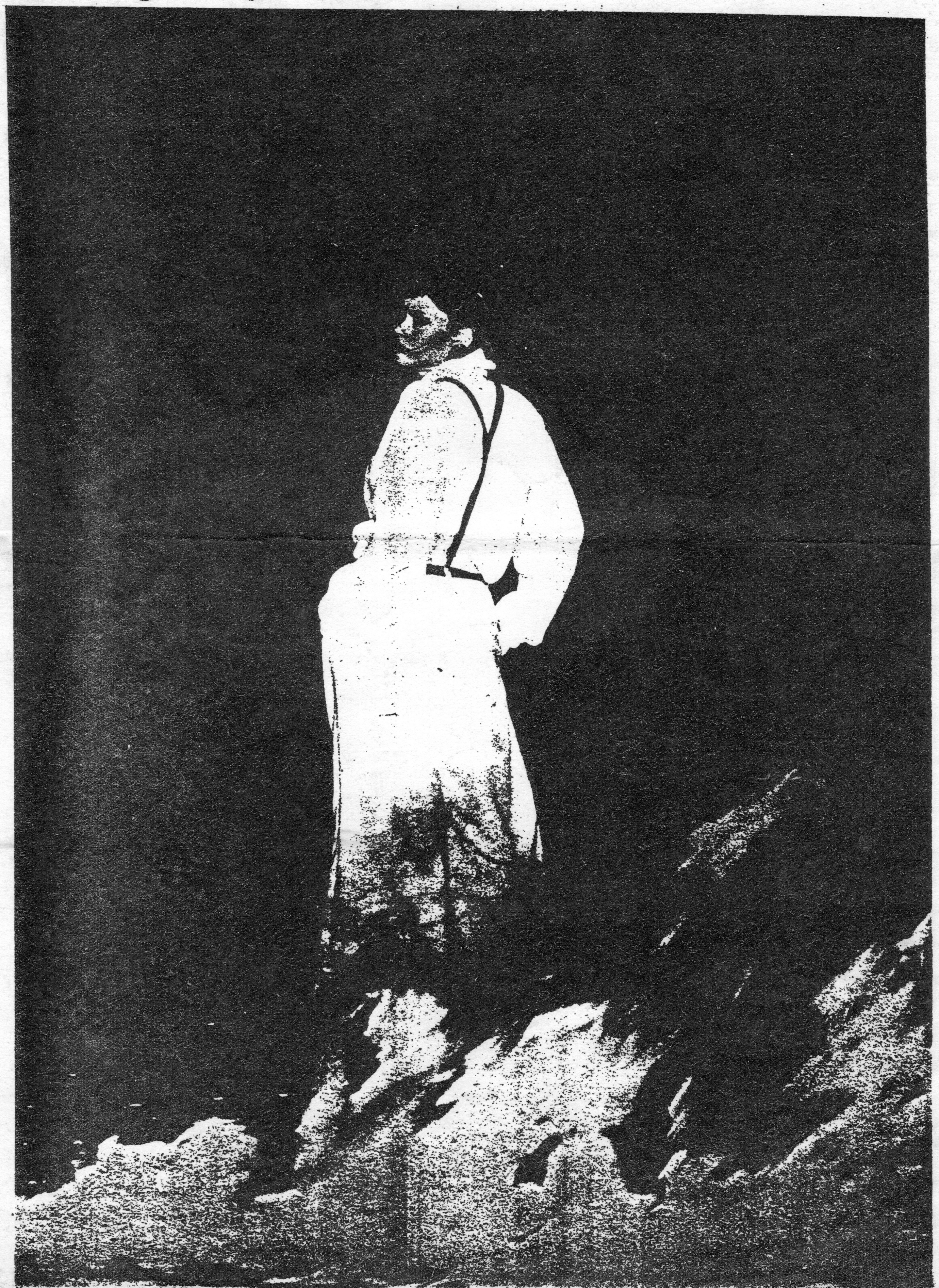
同志後浪

5.92

第二十四浪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黃碧雲

—— 我原以爲我可以與之行厮守終生的。

她叫做許之行。我初見她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年級生。我上那「思考的藝術」導修課，那是一年級生必修的科目，我便遇見了她。

她是我知道唯一穿旗袍繡花鞋上課的女學生，真造作，但很醒目。我記得那是一雙極艷紅的繡花鞋。她剪着齊耳短髮，經常垂着眼，低頭記筆記，一副乖學生的模樣。但她塗着桃紅寇丹—— 塗寇丹的女人都是壞女人。所以我一眼便認定她是壞女人，雖然她這樣裝扮—— 看，還塗上眼線夜哩。這樣刻意經營自己的賣相，還懂得以一身五四學生打扮出奇制勝，豈不是壞女人。

果然，她的名聲傳得很開。我班上的男生告訴我，她叫許之行，中文系，畢業於蘇浙公學，家居藍塘道；讀哲學的男孩子一樣好名好色，要還俗的，我咋我的男同學，但他們還是喜歡講她，叫她「小鳳仙」。

之行一直缺了課。我在火車站碰過她，她一直低着頭走，後面巴巴的跟一個男生。

翌年我們在「社會學導論」課碰了頭。老講師爲了怕點名，規定我們每次坐死一個位置，好讓他一目了然。我藉機坐在許之行身旁。我記得這天她穿素白點紫寬身綿旗袍，手臂長着很細的毛。而且還散發一種味道—— 是脂粉、香水、牛奶、墨汁混和的氣味—— 以後我叫「鳳仙味」的。她的手這樣光滑冰冷，我很想碰她一下。但我沒有，因爲她沒有留意我的存在。

她又缺了課。講到馬克思賸餘價值論的時候，她才再出現，問我借筆記。我給她看，笑：「借給妳也沒有用，這個，也只有我才明白。」她一抬眉：「呵，也不見得。」我因爲懶，速記抄得很短，同學形容爲「電板筆記」，就從沒人跟我借。我見她下筆如飛，倒把我的「密碼」譯得整整齊齊—— 沒上一月課也要有點本事才行的。我喜歡聰明跳脫的人，這也許是我搭上之行的原因。

我說：「請妳喝咖啡。」她說：「好。」這種交談也像電報。

我們坐在斜陽裏了，大家無話，我仔細看她，她看我說：「我見過妳。妳一個人晚上在課室吹日本笛。我聽過妳。」她戴着一手零零的銀手鐲，搖着晃着，鏗然有聲：「我知道妳上星期丟了一個粉紅色的美頓芳胸圍，我在宿舍大堂的大字報見到。那是妳，是嗎？」她笑：「整個宿舍也知道了，連男生宿舍也知道了，妳丟了一個粉紅色32B的美頓芳胸圍，真土！」我說：「錯了，32A才對，我瘦嘛！」我見她的胸脯起起伏伏，我笑：「我打賭妳一定起碼穿34B，妳結婚後有可能增至38！」之行竟輕輕的掩着胸口：「唉呀，我也怕！」我們的談話了解，竟自一個美頓芳胸圍開始。

她竟也次次到課，我們便談。這老講師真蠢，穿的是肉色尼龍襪。我問她旗袍那裏買，她說是商業秘密。我約她看校園的戲，那時映劉成漢的「慾火焚琴」，我們笑得很厲害。我拉她去看艾森斯坦的「十月」，我們二人都睡了，一直睡到所有人都走清光才醒。我們去吃宵夜，之行也有穿牛仔褲的時候，譬如與我一起吃炒蜆的日子，但她還堅持那雙繡花鞋。

三年級下學期，她的同房退了宿。但她沒有通知舍監，我便和之行住。其實，這才是我和之行真正的開始。

老實說，我只是覺得之行很明媚，有點小聰明，性情隨和，但我其實不大了解她的爲人。這也是我們最像一般男女愛情的地方吧，我們起初的吸引力，都是基於對方的賣相—— 雖然我不是美女，也沒有之行的媚態，但我是很懂得低調地推銷自己的，我想之行會喜歡我這類人，這是一種，哎，很隱晦的婷靦媚行。她的旗袍繡花鞋何嘗不是。

這樣，我們的居室是「烟花巷」。我們都吸煙，她吸紅雙喜，我吸薄荷登喜路，兩種都是「扮嘢」到無可救藥的香煙。我們都喜歡TOM WAITS，二人在房中跳舞，她的身體極柔軟。我們都是女子。我有時會翻點波芙娃，後來嫌不够身份，讀KRISTEVA。之行喜歡看亦舒，後來我抗議，她改看沙崗，我再抗議，她看ANGELA CARTER。我們都漸有進境，我拿了獎學金，她也有申請，但她沒有。因爲她輸給了我。

那天我得了獎學金，在校刊上拍了照。我記得和她一起購物的時候，她看上了一件火紅色的茄士咩毛衣，九百五十元，她捨不得買，這時我給她買了下來，打算吃晚飯的時候送她。但她一直沒有回來。我等到夜色漸暗，我一個人在房中沒有開燈。那時已是晚秋時分，窗外竟是一海疏散的漁燈，我突然有「郎心如鐵」的感覺。我以前結交過男友，但從來沒有這樣的牽掛。之行今天沒有疊被。之行今天沒穿繡花鞋。之行的牙膏快用完了，要給她再買。之行的「鳳仙味」在房中不散。之行的脂粉。之行的眼淚。我靜靜倚在窗邊，默默地流兩滴淚。只兩滴，就乾了。之行之行。

我醒來，吃了點麪包，突然發覺麪包有一種極腴的麪粉味，很接近飼料的一種氣息。我吃麪包十多年了，這時才分曉麪包的味道，若得眞情，哀矜勿喜，很俗套的話了，但這時我實極哀矜，挾着方才分曉的味道。呵，世味難言。

午夜一時，我靠在窗前，聽得馬達響。之行自計程車跳下來，她穿着黑色衣裙，黑色平底鞋。可憐的女人，這

是　女　子

時份我還留神她穿什麼衣服。我發覺我留意她的衣服、氣味而多於性情氣質——可能她沒有性情氣質，我忽然很慚愧，這樣我和其他男人有什麼分別呢，我一樣重聲色，雖然我沒有碰過她；或許因為大家都不肯道破，我與她從來沒有什麼接吻愛撫這回事，也沒有覺得有這需要——所謂女同性戀哎哎唧唧的互相擁吻，那是男人們想像出來攪奇觀，供他們賞目之娛的，我和之行就從沒有這樣。我甚至沒有對之行說過「我愛妳」。但此刻我知道，我是非常愛戀她的；愛戀到想發掘她有沒有性情氣質的地步。

我靠在窗前，一顆心火熱火熱，得得得得的，之行來了，之行來了。

徐開門，她便跌坐床上。她滿面拔紅，一身酸餿的酒氣，不知怎的，之行今天化了濃粧，一臉都化了，我想起了，麵包的氣味。我便很靜默，停在咀邊的話都冷了。

她笑：「嘿嘿，妳好。成績比我好，學問比我好，性情比我好。我的好同房，好好，妳看！」她忽然「撒」的一聲，滿天硬幣向我飛來：「妳看！我有很多很多的錢，比妳多。我的錢比妳多，事事比妳好。」我掩臉不言。硬幣打在我的手背上，很刺痛，之行鬧得累了，便倚在床邊休息。一時死靜，我覺得燈光很刺眼。

「之行。」

她沒有答我，她睡着了。我替她抹了臉，褪去衣服，脫了鞋襪，吻了她的腳。

我略為收拾，然後在她桌上留下一只紙條：「之行，如果有天我們煙沒在人潮之中，庸碌一生，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努力要出人頭地。」其實我當時沒有出人頭地的野心。但之行有。

當夜我去敲一個男子的房間。此人對我覬覦已久，一臉猴急的情色，我豈不知，我也是將就將就的去了，這可能是對自己及之行及這人的報復，因為我沒有心。而且我的身體不屬於我。整天我都很呆。我看那人替我租一個房間，那人便去，何等急色，我也不着意，一樣上課，更加着心功課，一反往日的脾性。

走過宿舍，我總張望，之行在也不在？她在梳頭，她在做功課，她在看報？她會不會想我？之行忽然在我生活中消失，我何等平靜，無人知我內心起落。之行之行之行。

這一夜，晚秋天氣，我與那人吃飯，那人言語無味，我只是喝着酒。一頓飯下來，我已滿身通紅，走在晚風中，我嘔吐了，一身一臉都是淚。那人遞我他的手帕，我緊緊的抓着他，在這時份，任何一個有手帕的男人都是好男人。我也不禁把嫌棄他的心減了幾分。真的，這時候如果與他發生感情，自此把之行斷了，也未嘗不是好事。那人駛着小日本車，甫進車內，便把我緊緊抱着，一張臉湊上來，我笑說：「你原本可以是個好男人，但你肯吻一個有酒餿氣味的女人，我對你的品味起了極大的疑心。」他悻悻然駛着車，送我回小屋。我說：「且慢，我想回宿舍，拿點東西。」

夜央三時，之行只着了書桌燈，但不見她的人。我立在夜裏，引頸張望，之行就在那明燈之下。我原沒有奪她星光的意思呀，之行，我只是一個安份的女人，想與一個人，發展一段單純的感情關係。何以世皆不容我。

驀地之行的影子在窗前一閃，關了燈。這樣一閃，之行的頭髮是不是長了？有沒有人替她剪腳甲，塗寇丹？我走了，誰替她扣背後的鈕？夜裏誰來看她，誰想她？誰知道她快樂，她憂傷？誰與她爭名？誰來奪利？誰是她心所愛，心所患？

我很想去看她。就一眼。

我急奔上樓，之行鎖了門，但我有匙。她睡了胸脯一起一伏，依舊豐滿。小別數星期，她沒有瘦，也沒有憔悴。我細看，她的腳甲仍舊剪得很整齊，寇丹好好的，艷紅如常。她床上多了幾只布娃娃，此時她手抱小白兔，熟睡如嬰。何等安好。我走了她仍然生活得很好。太陽仍然爬上，夜幕一樣垂，夜央三時，一樣有人熟醒有人清醒。隔壁有誰，還在敲打字機呢，做着功課做着俗世的榮辱。我忽然流淚如注。我喉裏卡卡作響：有人要扼殺我呢，來人是誰：誰來管你，生生世世，夜夜朝朝。我扼着自己的喉嚨，想今夜星落必如雨。之行妳枉我一番心事了。

我的淚滴在之行的臉上，我捏得自己滿面通紅，我拼命吸呼。之行突然驚醒，緊緊攀着我的手，說：「何必如是？」

之行把我抱在懷中，我嗅着她的鳳仙味，安然睡去。隱約聽到樓下有汽車喇叭聲，管他呢，那人已完成他在我一生的價值，自此與我無干。眼前只有之行。

之行捧着我的臉，說：「妳太傻了。」

我沒有答腔，只想睡，明天必有太陽。

自此之行又見好了些，晚上我們做功夫做得夜，她總

女子

替我冲人蔘茶。之行一向讀書很懶散，何以竟一轉脾性。我只是隱隱覺得，之行不比從前，連香水也模樣，用的是「鴉片」。我覺得窒息。

之行又夜出。午夜十二時，她總穿火紅大毛衣，黑皮靴，豹也似的游走。樓下有會藍色的小跑車等她。回來她總是雙頰通紅，還給我買了暖的湯圓，但我覺食不下嚥，那糯沙湯圓，不經放，一放就硬了，不能入口。翌晨我對着幾只發硬的湯圓，不知所措。之行總不在。四年級了哇，她總共才修十一分。在的時候她只是默默爬格子。

聖誕假期，我預備回家過一夜。之行收收拾拾，我問她回家住多久，她搖頭說笑：「我要到北京。」

我停着，良久不語。我和之行去過日本玩，是約了下一次目的地是北京。那是去年聖誕的事了。

我靜靜掩面，說：「之行之行，妳記得……」

她捉開我雙手，看我的眼：「我記得。但那是從前的事了。這次是我的機會，妳會得爲妳的事業打算，不見得我就要庸碌一生。」她吻我的額，便去了。

我一人跌坐在半空的房間，我以爲可以就此坐上一生。我伏在地上，發覺地氈髒了。這還是我和之行在中環跑了一個下午買的，她堅持要伊朗地氈，但我嫌不設實際，主張買印度貨。結果折衷買了比利時地氈。我們抱着地氈吃荷蘭菜，之行叫了一打大生蠔，我們的錢都花清光……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這個聖誕我整天就在圖書館，懨懨度日。我在翻週刊，忽然見一個又肥又黃的胖子，戴着很惹眼的雪鏡，我正駭然，赫然發覺此人身旁不是之行？我掩上雜誌，若無其事的去飯堂吃飯，坐的竟是我與之行第一次坐的位置。我一陣暈眩，險些流出淚來。咬咬牙，回到圖書館，竟心無旁騖的做功課。

之行回來的時候，我正伏在書桌上睡覺，桌上張着登載之行照片的雜誌。我沒有望之行，之行也沒有動靜，坐着，吸一口煙。然後她說：「賠了夫人又折兵。」

我去泡一杯清茶給她喝。她緊緊捉着我的手，我輕輕的撫她的髮。

我沒有再問，她自此也沒有再提此事。直到如今，我還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情。她也不再夜出，然而與報館書信來往甚密，她眉宇也有得色。

畢業在即，我也收斂了我的所謂煙視媚行，畢究一不是交際花，二不是舞女，煙視媚行不能當飯吃。我申請了研究院的學位，希望將來在學術界謀一席位。老實說，要謀一個什麼知識份子的職業也不需要什麼大智大勇，像我一塊無聊的料子包裝包裝也行了，於是我埋首做西方現代哲學的課，這最容易混，老師不懂我也不懂，我那張論文大家可以看得相視而笑好歹做出來了，大家眞的如釋重負，皆大歡喜。

我和之行的關係就此冷淡下來。她比往日更動人美麗，考試一樣打扮得花枝招展。我聽班上同學說，她和某老師有姦情。又有人告訴我，她在某雜誌當播影模特兒。爲什麼旁人都比我更清楚之行呢？我和之行時日已無多，未來的日子我們怎樣呢？我希望和之行租一層房子，她繼續她的公衆事業，我繼續讀書。我希望和之行養一只貓，擁有一塊伊朗手織地氈。夜半的時候我和之行可以一起吃溫暖柔軟的糯沙湯圓。

想着我便買了一束花回房，我想和之行聚一聚。下午的女生宿舍非常安靜。

我們的房門掛了一條領帶，我拿着一束太陽菊，立在門口，不知進退。之行行的是英式的老規矩，那是說，我們房中有男客了。怎可以？這怎可以？那是我和之行的地方呀，他們甚至會在我床上做愛，還要我洗床單。這樣我一生都不可能再睡那床了，我常覺得男子的精液是最胡混的東西，比洗潔精，鼻涕，痰等等更令人噁心。之行妳怎可以這樣呢？

對面房間那宿生會會長正好回來，問我：「怎的？忘了帶鎖匙，要不要替妳開？」

「不用了。」我急急說，掏出鎖匙來。

之行和一個男人，果眞在我的床上，正在翻滾入港。我但覺手中的太陽菊都搖搖欲墮，就怕這花瓣會散了一地。之行還在半閉雙眼，不爲所動，倒是那男的停了動作，也不懂遮掩。此人一臉疙瘩，髮蓬，有三十上下年紀。我直視他：「先生，這是女生宿舍，請你穿好衣服。」之行斜看着他，說：「別理她。」我把一地的衣裳擲向這雙男女，喝道：「快穿衣服！我不和動物談話。」

那男的果眞趕緊穿衣，之行翻身吸煙，舒一口氣，不言語。我拾起地下散落的避孕袋，跟他說：「先生，還你，請你放莊重些。」

「……對不起。」他忙不迭的把避孕袋塞進褲袋，我替他開門。我說：「先生，我和之行的關係不比常人，請你尊重我們，不要來這個。」他一時間沒有表情，停了好一會，才恍然一驚，低呼：「妳們！變態！」

我一把括他的臉，砰上門。

之行灼灼望我，一面泛紅，香煙快燒到她手指了，她還一動不動的看我。我靠着門，也是一動不動。時間是什麼呢，當一切都毀壞貽盡，我們還要計算什麼時間。我不知我們僵持了多久，只是她的煙也滅了。冬色甚隆。

天色黯了，夜沉沒。

之行忽然輕輕一笑，隨而流下兩滴淚。

我說：「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和從前一樣。」

她說：「不一樣了。不一樣了。妳太天眞了。妳將來必敗在我之下。」

我掩面：「我沒有要和妳爭呀，爲何妳要四出討便宜。」

她說：「他可以幫我，上雜誌，出書，做才女，妳可以嗎？」

我說：「妳何苦要在男人身上討好處，我們又不是妓女。」

她答：「妳沒有在男人身上討過便宜嗎？在這方面讀過書與沒有讀書沒有分別。」

我緩緩跌坐。我想起一些人，與我吃早餐，與我吃晚餐，與我吃酒的人。想起那一個人，因爲他在我醉酒的時候有一塊手帕，我險些托以終生。

女　也

眞的，讀幾本書沒有使我們成爲什麼獨立女性。我和之行的戀情也沒有使我們成爲進步的女性。唉，一生一世都是情慾，管他是男是女。之行倒比我聰明。

「我餓了。」之行起來，裸着身，隨便抓一件大衣服，跟我說：「借一借，我要出去。」我讓開，她的脚步撻撻遠去。太陽菊在黑暗中靜靜枯萎，我閉上眼，忽然明白什麼叫「身外物」。從今事事都是身外物。

這天晚上我睡得早，翌晨醒來見之行抱着兎，熟睡如嬰。我留下字條，說我晚上在飯堂等她吃飯，便出去上課。我沒有想到她會來。

我坐在近落地門的桌子等她，冬日之暮垂落如死。之行走來，一把長髮牢束起，毛衣長褲，披着圍巾，帶着明藍彩石耳環。她見到我，輕輕笑，我發覺她已長大成一個女人，連笑容也很有分寸。可見得這些書也沒有白讀。這樣我們和名妓又有什麼分別，讀書只爲裝飾。我的思維便徘徊於這樣的事與非之間。

我們點了菜，喝一點啤酒。之行吃得很少，但喝得很多，飯未吃完已是雙頰泛紅。我們講起了教社會學的老講師，他卒之被校方勸喩提早退休，二人額手稱慶，大家齊齊乾杯。她說她有點文章寫了，我爲她喝一杯。我告訴她我也寫好了論文大綱，又申請了去英國的獎學金，而且約見了，大家都很高興，笑得一團，我有點打酒顫，之行給我披她的圍巾。風很大，我緊緊的貼着之行，說：「冷。」她便摟着我，一直在校園走。夜很碧藍，極美，我說：「讓我們畢業後搬去一個這樣的地方。妳出外工作，我在家做功課。」她靜一下，然後說:「怕妳不安於室。」我笑:「我安於室的呀，妳看我這樣瘦，有條件不安於室嗎？」她又按一下胸口，說：「這樣，我怕我不安於室呢。」

大家靜了好一陣，之行忽然緊緊的擁我一下，我爲她突如其來的熱情嚇了一跳。她放開我，便說：「晚了，妳快到圖書館快收拾吧，我先囘了。」

我揚一揚手，轉身便去。她給我揮手說再見，我駡她發神經，又不是生離死別，我頭也不囘的去了。

囘到宿舍，在大廈碰到宿生會會長，見到我，如釋重負的拉我：「舍監找妳。」我說先放下書嘛，急什麼。她說是急事，死拖活拉的推我。

我在舍監家的沙發等下，手中無聊，翻看「突破」，有讀者問：「明心，我很煩，不知應該怎辦，他離開了我……」舍監給我泡了一杯極熱的烏龍茶，她是台灣人，操一口極重鼻音的廣東話。我雙手搗着杯，待她開口。

電視開着，光有畫面沒有聲音，舍監的臉一光一暗，一藍一白，很可怕。她在光影中躭了一陣，才一字一句的說：「我接到投訴，說妳和許之行有不正常的關係。」

烏龍茶極滾熱，灼痛了我的舌尖。我揚起臉看她，不知怎的，我微微的掛一個笑。

「大學生不但要有知識，還得品格高尙——」

「我不覺得這是低下的事情，許多男女比我們更低下。」我看準她的眼。她沒有避開，也望着我。

「妳們這樣—— 是不正常的，這有礙人類文明的發展。社會之所以維繫而成一個穩定的制度，全賴自然的人類關係……」斷斷續續的我聽不清她的話，我便不再看她，自顧自翻「突破」。明心答：「玲，妳這樣破壞人家的感情是不對的，但全能的神會原諒妳……」我嚇得忙不迭把「突破」關上。我怔怔的看沒有聲音的電視。過了很久很久，我低聲說：「爲什麼要將你們的道德標準加諸我們身上呢，我們又沒有妨礙別人。」我不知道她聽到了沒有；只是從自己的聲線那麼低幽，好像有誰在我耳邊說這些話，我便警覺的四處張望，但沒有人。

「舍監。」我放下茶杯，說：「只要之行不離開我，我才不離開她。」話完我便逕自離去，開門。

「不過，她今天下午已經答應我遷出宿舍，我亦答應了不將此事公開。我只不過循例徵詢妳吧。」她遠遠的說。我立在門口，我推着門柄，觸手生涼。「謝謝。」我說。我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輕輕掩上房門而去。

我不知道我怎樣掙扎囘房，那樓梯好長的長啊，這是不是雅各的天梯，通往眞理之路。我舉步艱難，四肢竟像碎斷一般，每一下移動都刺痛我雙眼。我掩目，罷了，我自此便盲掉，從今不得見光。

房間沒鎖，走廊有人，我便挺起背，咬牙而進。好之行，一個下午竟收拾得乾乾淨淨，只在我床上放了一雙簇新艷紅的繡花鞋，一個粉紅色的美顿芳胸圍，我一翻看，她買錯了，是32B。我笑了，自家兒說：「是32A，之行，32A，我瘦嘛！」

自此……我喜歡一個人坐在空房間裏，裸着身，只穿一個胸圍，一雙繡花鞋，在黑暗中點着煙，不大抽。有時覺得一切不大眞實，便用煙頭灼自己一下，也令我感到無限痛快。我不大洗髮，甲也不剪，房中於是縈繞一種氣味，我也不大說話，在人叢中我喜歡傻笑。有陽光的時候我伏在草地上曬，像一只受傷的動物，奄奄一息。我替自己揑了一個名字，叫做「靜」。見着人，我便說：「我叫做靜，叫做靜。」隨而我便靜默起來。春天來，我不大曉覺，仍舊穿破大衣，熱得一身汗，我用毛巾抹。我很喜歡喝烏龍茶，有時特地到「李金蘭」買。有時我碰到一些男人，上酒吧，吃晚飯，我也隨緣。功課我一直拖拖拉拉拿個乙級甲，當助教。我要做陸象山的題目，老師嚇得一大跳，說我怎懂中國哲學。我也不多言，依舊做着陸象山的題目。髮長了，我用紅色尼龍繩束起。到飯堂吃飯，我不敢坐那些位置，因爲我見到整個飯堂都是之行，我便養成買飯的習慣，時常用一個紅色膠袋挽着。我此時又聽崑曲，在辦公室高聲播着，不亮燈，生活愈覺幽黯，我的近視也加深不少，但我仍戴着不合度數的眼鏡，挽着紅色的膠袋，在校園中漫無目的的游走。學生叫我「拉記的女人」，遠遠的避着，我也不介意。

後來我在報上閱得之行的文章，她的筆觸很冷靜，不大像她的人。我又見過她的照片，是什麼什麼首映禮的，人叢中我仍舊把她認出來。她在報上說她是一個「徹底的完美主義者」，等等，等等。我看過，也沒有多看，但亦不會不看。這個人的榮辱與我無干了，正如我今日也與她無干一樣。我只是覺得，這報上的之行，不大像她的人，我記得的之行，從沒有這樣冷靜，在這理性當道的年代，之行也不外隨波而生。然而我眼前的之行……我記得她的旗袍，繡花鞋，她抄我的筆記時那種不甘不馴之氣，她輕輕按自己的胸口時的笑靨，她躺在床上看亦舒的懶相。我記得我冷的時候她給我圍巾暖我，我得意的時候她用硬幣擲我，我冷漠的時候她拉緊我的手說「賠了夫人又折兵」。我記得我記得，我替她束過髮，剪過脚甲，爲她買了一束太陽菊。我記得我噙熱淚盈眶，卡卡地捏自己的喉嚨，她便捉着我的手，說：「何必如是？」

——何必如是。我原以爲我可以與之行廝守終生的。□

同性戀消費文化逐漸顯現

特定形式表現自我 反映未被社會接受

本報專訪

毫無疑問，同性戀人士也正如其他社會族羣一樣，在自我確立和回應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本身的一套文化。從衣着品味、消費傾向、閱讀習慣，以至生活方式和語言的措辭和內容，他們都有一定程度的共通地方。作爲一個特定社羣，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值得留意和探討的應該是，這套文化的存在形態表現了一些什麼現象？

事實上，在回答這個問題上，同性戀文化絕不含糊。最明顯的一個信息，就是社會普遍對於同性戀仍不接納。

以同性戀電影爲例，它所表達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社會給同性戀者的壓力。曾參與在香港籌辦「同志電影」（專以同性戀爲主題的一個國際電影節）的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經理蔡甘銓對本報記者稱，「同志電影」的重要主題包括了社會壓力、同性戀者的掙扎到面對並站出來（Coming out）的過程，以及性愛等。

單以同性戀電影的存在來看，其實已反映了社會對同性戀人士普遍不予接納的情況。蔡甘銓指出，他們屬於被忽略的一羣，一般的商業電影極少是爲同性戀人士而拍的，因此，他們主要從「自主製作」（個人或小公司製作）中尋找娛樂。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系實習導師何式凝指出，從目前主流文化所表現的方向來看，社會根本就沒有接納同性戀。例如大衆傳媒所習用的語言，好像「基佬」這一類帶有貶義的詞語，就反映出部分傳媒工作者缺少自省。

專研同性戀問題的何式凝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稱，在社會普遍不接納之下，同性戀者多不敢或不願意公開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轉以較隱晦的形式來自我表達和確立。例如通過衣着、用品、音樂愛好等方式作爲與其他同性戀者的溝通渠道。

何式凝指出，這些在同性戀人士之間構成的「小圈子文化」，主要是因爲他們需要小圈子的認同。然而，這亦只是同性戀者當中一部分所造成的較爲「可見」的文化現象。在佔全部人口裏百分之五至十的同性戀者當中，不少根本還沒有在衣着和用品等生活形式上作特殊的表達。

當然，同性戀文化絕不限於消費文化的一面。他們也有特別愛看的書刊，愛欣賞的電影、音樂、舞蹈和戲劇，只是能接觸到的機會不多。何式凝認爲，同性戀者基本上缺乏社會空間來表達一套全面的文化，因此惟有透過一部分形式來表達感受。消費品自然是較易接觸到的一種。

其實，世界各國目前也有不少以同性戀爲主題，或專爲同性戀者創作的文藝作品。然而，這些作品應表現些什麼主題，也有多種不同的意見。

何式凝認爲，這些電影、音樂等作品除了表現性愛、掙扎等主題外，還可以同性之間感情的本質和意義爲檢討對象，並進一步探討同性世界與異性世界之間的關係，促進兩個世界間的對話——如父母如何與同性戀子女的溝通，性別對於同性戀者和非同性戀者的意義等。何式凝補充說，現時有人批評同性戀電影和戲劇等太多以描寫性愛爲主體，但這種情況的出現，正是因爲社會普遍不接受同性戀之下，同性戀者揀選了最不爲社會接納的部分（同性性愛）以作表達的結果。

以探討同性戀問題出版了多本書籍的作家小明雄就這問題對本報記者說，以他本人作爲一名同性戀者的角度來看，同性戀文化的取向，應該以不必特別爲表現同性戀者特點爲目標。他說，以一視同仁的態度面對同性戀者和非同性戀者的作品，就是理想中的同性戀文化。

本報記者 林國才

平均收入高 又無兒無女 同性戀者消費力强 商人設法開拓市場

在這個重視市場推廣的年代，愈來愈多公司以不同程度的開放手法，賺取同性戀者的金錢。一些全國性廣告商擬率先在同性戀者刊物刊登廣告，其他則設法子在主流傳媒中，巧妙地帶出對同性戀者承認的訊息，但又不至冷落異性戀者。

於大多數市場推廣人員說來，同性戀愛侶是構成「大豪客」的主力軍。他們薪金一般較高又無兒無女（即所謂Dinks-Double income,no kids）。那些面向男、女同性戀者的廣告，一旦登在投合他們的刊物上面，便有機會成爲他們專用的產品。

芝加哥一間市場調查公司最近做了一次人口調查，發現同性戀者中，男的年均收入爲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五美元，女的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七美元。對比國民平均所得三萬六千五百二十美元，他們的收入眞不少。

一間專在男同性戀者刊物登廣告的市場推廣公司主席說，這羣人口合起來就意味着一個「夢幻市場」。他列舉人頭馬干邑白蘭地長期在男同性戀報章雜誌登廣告爲例，足見讀者對某些牌子的產品如何一心一意。

他說：「人頭馬白蘭地在全國銷路排列第五，但在男同性戀者中它是大阿哥。」

調查顯示，不少男同性戀者都喜愛讀書，因此許多書社加入主流市場推廣商的行列，向斯特魯比傳媒集團購買它的三十萬個男、女同性戀者的郵寄名單。一間郵購公司東主斯特魯比說：「人人都爭相做同性戀者生意。而這種宣傳手法，既可針對特定對象，但又不爲其他人注意到。」

然而，也有些宣傳方法特別礙眼，就拿一幅宣傳一間海上觀光公司的六十呎高巨型廣告牌爲例，畫面上，兩個穿泳褲的男子，互相摟腰，而旁邊附有說明：「貴賓式男同性戀海上暢遊，請向旅行社查詢。」

甚至原意向異性戀者宣傳的廣告，也可能隱含同性戀味道。例如賣Calvin Klein牌內衣褲及牛仔褲的廣告，就包括有美國男影星布魯斯．韋伯拍的同性戀味道頗重的宣傳照。

紐約一家全女班出版社的負責人伊文黛說：「我在婦女時裝雜誌看過那些照片，照中人互相攬腰，但我總覺得是針對男的。」

雙性戀電影掀起風波 同性戀者指玷污形象

前往排隊購買雙性戀女殺手影片《天生本能》入場券的人，可能需要隨身攜帶耳塞和遮眼的蒙布。

這齣影片激起了紐約同性戀者的極大不滿。上次引起軒然大波的反同性戀影片是威廉佛烈金執導的《漫遊》；這次羣情憤怒不減當年。

同性戀同情者將在本月三十日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天生本能》、《肯尼迪》，和《沈默的羔羊》，因他們認爲這三部影片玷污了同性戀者的形象。

《天生本能》出現刺激性慾的鏡頭。美國影片協會不尋常地將該片列爲NC十七級，意思是十七歲以下的青少年都不准入場。目前，美國只有很少幾家影院放映NC十七級影片。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將不會爲《天生本能》賣廣告。美國最大的錄影帶公司巴拉克巴斯特，也不會出售該片的錄影帶。

該片發行商三星公司，已要求荷蘭籍的導演維爾豪芬將片子的一些鏡頭調換。

《天生本能》已被視作爲九十年代的象徵。影片《孽緣》是以對伴侶的不忠的危險爲主題。《天生本能》更進了一步，指出單是造愛已很危險。